

：09-003-0015

《六祖壇經》第十三講。

經文第二十二頁第九行，「自性具三身」這個地方開始。「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。不離見聞緣，超然登佛地。吾今為汝說，諦信永無迷。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」。上一次我們講到這個地方，這是六祖大師以八句偈開導智通法師。

三身與四智它的關係，我們從一個表解上簡單的將它表示出來，三身四智。三身是講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法身就是大圓鏡智，報身就是平等性智，化身則是妙觀察智與成所作智。它配八識，大圓鏡就是第八阿賴耶識，迷的時候叫八識，悟了就叫做四智，平等性智就是第七識末那識，妙觀察就是第六意識，成所作智是前五識。後面說，迷時名八識，悟了名四智。由此可知，八識、四智、三身原本是一體的。所以祖師在此地的意思是講，我們在見聞緣中迷悟都無，這個時候才是頓超佛地。換句話說，如果心中還有迷悟，不管你是有迷或者說是有悟，心裡面有悟，這個悟也是迷。必須要迷悟二頭坐斷，才是真正的覺悟了，也是六祖大師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頓超佛地。

【通再啟曰。四智之義。可得聞乎。】

這一段是講到唯識了，在佛法裡面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門學科。

【師曰。既會三身。便明四智。何更問耶。】

這是剛才我們在這個表解裡面看得很清楚，三身跟四智、跟八識是一體的，只是在迷悟兩層境界裡面所用的名相不相同，實際上是一樁事。從大師下面的八句偈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理解這一個事實的真相。智通禪師提出四智，什麼叫做四智？大師在此地說：

【若離三身。別談四智。此名有智無身也。即此有智。還成無智。】

這是特別提醒我們，『四智』與『三身』是一樁事情，決定不能夠分開的。所以我們要悟「四智」，就證「三身」；如果要明瞭三身，那當然四智同時也就明白了。下面這八句偈非常重要。

【復偈曰。大圓鏡智性清淨。平等性智心無病。妙觀察智見非功。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。但用名言無實性。若於轉處不留情。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】

這八句偈可以說將佛法裡面的唯識大意說盡了，實實在在是難得。如果不是功夫到家的人，實在講，沒有辦法以這樣簡單的詞句就將唯識學的大意說得這麼樣的清楚。我們就是以唯識宗的祖師來說，我們以玄奘大師來講，這是唯識宗傳法之人，他老人家最著名的就是《八識規矩頌》。《八識規矩頌》裡面一共分為四章，每一章有三首偈，就十二句；換句話，就是四十八句。而六祖大師在此地只用了八句，八句就說得清清楚楚，實在是難得，比玄奘大師的《八識規矩頌》並無遜色之處。由此可知，宗通之後，教一定就通了。禪是所謂宗門，唯識則是教下，六祖大師的確是宗、教皆通；換句話說，無有不通達之處。

這四智，我們在這裡簡略的給諸位介紹大意，就是四智的大意，四智略釋。『大圓鏡智性清淨』，這是講自性清淨，湛然空寂，圓明不動，這個就是「大圓鏡智」。所以說大圓鏡智是我們的本性，也就是《起信論》裡面所講的本覺，本覺本有。『平等性智心無病』，這是說我們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對六塵境界不起愛憎，就是「平等性智」，觀一切法皆悉平等就是「無病」。由此可知，所謂的病是指煩惱而說、指業障而說，一切煩惱業障都是從不平等裡面所發生的。如果我們心在境界上能夠做到一味平等，則一切煩

惱業障都不能夠生起，所以說它做無病。

『妙觀察智見非功』，這六根對六塵境界善能分別。這個善能分別就是把這個境界分別得清清楚楚而沒有差錯，能夠正確的辨別，這叫善能。眾生雖然分別，他不善，為什麼？他在這個境界裡面他起執著，他這個分別是虛妄分別，不是正知正見。所以六根對境善能分別，著重在這個善字，就是不起亂想而得自在，這叫做「妙觀察智」。在唯識裡面講這善能分別，就是說它做「了別」。我們凡夫這個分別是用第六意識心，是起亂想的，這個分別就不善。所以了別就是善能分別的意思。第六識、第七識是屬於事識，也就是應用的，所以它歷事涉境，經歷種種之事，涉一切境界，應機接眾，要應付種種根基，要接引大眾。它在應機接眾的時候，要任運自然明了，這裡面不加一點點意思，完全是任運自然一切明了，不假功成，這個叫「非功」。

『成所作智同圓鏡』，這是成就教化眾生種種的事業，令一切眾生都能夠證入聖道，就是成佛、成菩薩，這個就叫做「成所作智」。成所作智同於圓鏡，這是說明它是大圓鏡智所起的作用。大圓鏡是清淨的，是湛然空寂的，所以前五識的作用它是沒有分別、沒有亂想，實在上講也是湛然寂靜的。

『五八六七果因轉』，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？這是講到八識了，前面在表裡頭跟諸位說過，三身、四智、八識是一體的，所以這個地方是講如何轉識成智。四智的意思明瞭之後，就是它的體性作用我們懂得以後，怎麼樣轉識成智，這是修行人的一個很大的問題。這個「五八」，「五」是講的前五識，「八」是指第八識，就是阿賴耶識，「六」是指第六意識，「七」是指第七末那識。前五識，就是眼識，這是對色塵，能夠了別色塵的境界，耳識對聲塵，鼻識對香塵，舌識對味塵，身識對觸塵；意識對法塵，這是講的前面

六識。所以說它是涉六塵境界，就是色聲香味觸法。末那是梵語，翻成中國文就叫做意識。為了與第六意識怕它混亂不容易辨別起見，所以我們在第七依舊用印度梵文的名詞，我們稱它作末那，也把它稱作為意根。它這個關係就很清楚了，末那是意識的根，第六意識就是末那的應用。

這個後頭阿賴耶也跟諸位說一說。阿賴耶也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意思叫無沒識，無沒就是不會失掉的。換句話說，前面前七識是有很粗顯的生滅相，而阿賴耶識，我們看起來好像它是不生不滅的，它永遠存在的，所以叫無沒，這是古譯。玄奘大師將它翻作為藏識，藏就是藏的意思，所以一切善惡業習種子都含藏在這一個識裡面，這個識就好像是大倉庫一樣，十法界的業因統統都藏在這裡面而不會喪失掉。轉識成智，在因地上，就是修行過程當中，我們能夠轉的是第六、第七，所以六、七是因上轉。前五識跟阿賴耶識，因上沒法子轉的，必須證了果了；換句話說，六、七要是轉識成智了，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智，轉末那識為平等性智，這兩個是一轉智之後，前五識跟阿賴耶識自然就轉了，所以它叫果地上轉。果上自然轉了，阿賴耶轉為大圓鏡，前五識轉為成所作。這就是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的意思。

『但用名言無實性』，這個轉識成智只是轉名稱、名詞，其實有沒有轉？其實沒有轉。諸位想想前面三身、四智、八識這個表解，一看就曉得，因為它是一體的。所以迷的時候就叫它做八識，悟的時候叫它做四智。實際上八識跟四智是一樁事情，不是兩樁事情，只是迷悟我們用的名詞不一樣而已，實體並沒有轉，正是所謂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」。所以六祖大師在此地這樣開示我們，說『若於轉處不留情』，這就是轉識成智，要緊的就是「不留情」這三個字。「情」是什麼？情就是迷。諸位要曉得，所謂有情就是帶著

迷，不留情就是不再迷了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一悟以後永不再迷，這叫不留情。不留一絲毫的迷情，這是在轉處不留情，那你很快就成就了。

『繁興永處那伽定』，「繁」是說我們事情之繁，一天到晚在這個社會上接觸種種境界是相當繁瑣的，「興」就是興起，正是所謂染淨多途，一天到晚有許多事情發生。我們在這一個社會裡面，在這樣的環境，就是佛法裡面講在這種境界裡面，依然能夠如如不動。「那伽定」是大定。「那伽」兩個字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指「龍」或者是「象」。我們看龍與象，牠們生活的生態，好像非常的安然，顯出牠不動、很靜。所以佛經裡面，常常把龍與象比喻常在定的境界裡面。牠是不是在定我們不管牠，但是我們看牠這個形象是一種靜的形象，是一種定的形象。所以經裡面常常拿牠來比喻佛與大菩薩這個定靜，稱之為「那伽定」，所謂是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這是八句偈的大意。

在過去，明朝末年，憨山大師，這是明末四大師之一，他的著作叫做《夢遊集》，是一部有相當分量的大書。在第一卷裡面有一篇開示，是有一個居士向他請教一個問題，這個問題正是說到了唯識。憨山大師就舉出六祖這個八句偈來答覆他，給他說明。憨山大師講，六祖這八句偈是把諸佛、祖師所證得的精華全都說出來了。把性、相兩宗的根源用這樣簡潔的言詞一語道破，實在叫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一般人都曉得，六祖不認識字，不通達教法，他怎麼能夠說得出來？這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。古大德常常講，「一經通，則一切經通」，一個法門通達了，一切法門都通達。常言說道，八萬四千法門。由此可知，問題就在乎是不是真正的通達。如果真正的通達，那真是一通一切通。絕不是說我對於某一部經論、某一個法門我通達了，另外一個法門我還沒有學，我還不曉得。如果是

在這樣的境界裡，你所研究的這個法門依然沒有通達。

像印光大師過去對某一個學人所說的情形是一樣的，這個事情是記載在印光大師《永思集》裡面，有一篇文章。這是我很多年前看過的，有這麼一個印象，哪一個人我記不得了，好在這個書流通得很廣泛，諸位自己可以去查。曾經有這麼一個人，寫了一封信給印光大師，他自己說他參禪很有心得，說他參一千七百則公案，這個就是《五燈會元》，他說其中絕大多數的公案他都參透了，沒有問題了，還有五、六則不甚明瞭。諸位要曉得，一千七百則公案他只剩五、六則還沒有參破，這在我們聽起來很了不起了，所以這個人也相當的自負。哪裡曉得，他這一封信寄給印祖，印祖回答他，那真是潑了一盆涼水。印祖告訴他，一千七百則公案你要果然參破了一則，那麼你完全都通達了。如果一千七百則公案還有一條你沒有參破，換句話說，你對於一千七百則公案沒有一條你通達的。祖師這回信一答覆，這個人也算相當有善根，他覺悟了，他懺悔了，知道自己的確不通，這回過頭來依印祖的教導，老老實實乖乖的去念佛了。這個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，也是祖師的大德才能夠折服這一些增上慢的學者。這個裡頭說明了一通一切通。

而憨山大師在此地給我們一個提示，他說佛祖的慧命只有八個字就全都包盡了，這八個字就是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。我們想一想，憨山大師所講的這個話的確很有道理，是沒錯。不但是釋迦牟尼佛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所說的種種法門、無量的方便，的確沒有超過這八個字。講心則是說的體，講識則是講的相與用。這是說的包括了一切法，一切法離不開心、離不開識。所以佛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說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我們真正明白這八個字了，才徹底了解到一真法界，才曉得佛法真實的大意。所以這兩句話相當重要。因為一切法是唯心所現，心是寂靜的，一切

法當然也是寂靜的。因為一切法是唯識所變，所以十法界依正莊嚴歷歷現前。識變，識的發展是有程序、有次第的，所以我們看這個大自然界萬法的運行它是有秩序的，它是不亂的，這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示。真正通達心與識，那是一切法無有不通的。

祖師教人，不但是祖師，諸佛如來當然也不例外，所以我們要曉得他教學的大主意。我們從祖師八句偈裡面來看，如果要是從三界唯心來說，心是清淨寂滅、湛然常住，那就是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也是禪家所說的「開口便錯，動念皆乖」，無有下口之處。悟的時候叫心，迷的時候叫識。由此可知，心與識也是一樁事情。心就是四智，識就是八識。「三界唯心」跟「萬法唯識」實際上是一個意思，一個是從本體上說，一個是從現相上說。本體與現相是一，本體是現相的本體，現相乃是本體的現相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原本就不能夠分家的。

【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。】

智通禪師聽六祖大師這樣一開示，他就恍然大悟了，悟了三身四智，在禪家講就是明心見性。他說了兩首偈，這也是提出他自己的境界，今天我們來講，可以說就是他的心得報告，說出他自己的境界。

【三身元我體。】

法身、報身、化身原本就是我自己的本體，是在我自己體內就具足三身，本體之外沒有三身。這個體也可以講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，我們自體就具足了三身。

【四智本心明。】

覺悟的心原來就是『四智』，這個『本』就是本來，跟前面那個「元」是一個意思。「四智」是本來的心開悟了、明白了、不迷了。迷了這叫八識，如果我們換個字樣說叫「八識本心迷」，迷了

叫八識！四智是本心明。

【身智融無礙。】

三身、四智、八識圓融無礙。這個是大徹大悟的人所呈現的境界如是如是。

【應物任隨形。】

這個『物』是指一切眾生。他不說人要說「物」，這個意思，「物」包括的範圍大，譬如講九法界的眾生，我們用這個「物」都可以包括了。如果說用人，人不能包括畜生，人也不能包括餓鬼，所以這個範圍就小了；如果用「物」這一個字，那就無所不包了。所以說是一切的動物統統包括在其中，我們人也是動物之一。所以這個字範圍廣大。『應』就是感應道交，眾生有感，菩薩就有應。這個「應」是無心去應，『任』，則任運去應，哪裡有感，哪裡就有應。感應是『隨形』，這個「隨形」的意思，就像《普門品》裡面講的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，應以什麼樣的身得度，菩薩就現什麼樣的身形。也像佛在《梵網經》裡面所講，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悟入了這個境界之後，可以以無量無邊不同的身分應化在世間，為一切眾生做增上緣，利益一切眾生，這個就是「應物任隨形」。

【起修皆妄動。守住匪真精。】

這兩句話是講大修行人用功的準則。這兩句話我們要特別的注意到，為什麼？因為它不是我們現在的境界，我們現在還要修。可是見性之後要不要修？要修，但是他那個修行所依的原理以及方法跟我們初學的人完全不一樣。我們初學的人修行著重在事相上修，著重在事相。到這個境界，完全撇開了事相；換句話說，你在事相上已經完全見不到他在修行了，這就是佛法裡面所講的無功用道、任運起修、稱性起修、全修即性，是這樣的一個意思。反過來再看



我們初學的人這種起修，著重在事相上起修，全是叫妄動。這一妄動對初學的人來講是有好處的，為什麼？幫助我們得定，幫助我們開慧。如果我們定慧已經成就了，已經圓滿了，再要著相來起修那就錯了。這一句是講凡夫，凡夫種種執相修學，這是妄動。

『守住匪真精』，這是講二乘，阿羅漢、辟支佛這一類的人，他內守悠閒，還是法塵分別影事。所以他不見性。這個「真精」就是講的真如本性。那個修學方法是不能見性的。這是講這些阿羅漢、辟支佛，超越三界，已經得第九次第定了，他的定就是在守，就是在內守。佛常常在大經裡面稱他們作墮無為坑，墮是墮落，墮落在無為坑裡面。這個就是內守悠閒的意思，也叫做偏真涅槃，這個真是真空。換句話說，凡夫這是執著有，是病的，是有為，執著在有為上是病；小乘人，這些阿羅漢與辟支佛，執著在無為上，一個執著有為，一個執著無為，只要你有執著就是病。到這個時候見了性了，恍然大悟了，是有為、無為俱不執著，正是所謂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，這個得大自在。

【妙旨因師曉。】

這樣玄妙圓通的真理，我是因為在老師這個地方，有老師的開導，我今天才明白，才恍然大悟。這個『曉』就是悟。

【終亡染污名。】

這個『亡』這個字，古音也可以讀「無」，在這個地方應當念作「無」，也當作「無」講，就是『染污』這個名字從此以後沒有了。過去馬祖道一禪師說，「大道不用修，但莫染污」，大師說過這麼兩句話。我們想想，這個道不要修，只要你不染污就行了，什麼叫染污？懂得什麼叫染污，當然你就明瞭什麼叫不染污。我們這個心裡面才有一念，就染污了，六祖說得好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可見得你要有一物就染污了，它本來無一物。換句話說，「但莫染污

」就是恢復到本來無一物的境界，那這個道是現成的，還修個什麼？本來無一物是諸佛如來果地上境界，是明心見性大菩薩的境界。凡夫一天到晚起心動念，那就叫染污。換句話說，你有生死、你有造作、你有煩惱，這一些統統都叫做染著。你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煩惱、沒有生死、沒有妄念了，這就是不染著。不染著就是道，不染著就是真心、就是本性、就是佛菩薩。所以悟了以後，染污的名沒有了。換句話說，他是真正的證道了。

下面這是第五位，智常禪師。

【僧智常。信州貴谿人。】

這一個處所是在現在的江西省，就是貴谿縣，距離南昌不太遠。他是幼年出家。

【髫年出家。】

就是年歲很小。前面我們讀到的法達，法達是七歲出家，也是幼年。

【志求見性。】

這一點是非常可貴。我們曉得，出家人多，而出家人當中，一心一意的求明心見性的這種人不多。凡是發心求明心見性，這是真正的出家人，這是真佛弟子，他一定會有成就的。世出世間都是這樣說，「有願必成」，何況是一個善願，何況是一個至善之願，哪有不成就的？最怕的是我們發心不正，俗話常說，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，你的發心不正，你怎麼能成正果？這一點出家的同修要特別反省檢點，我們自己出家的時候，我們發的是什麼心？出家之後一直到今天，我們所發的這個心願是不是保持住了，還是有所改變？改變是往好的方向去改變，還是往惡的方向去改變？這是要認真去反省的。智常禪師他是『志求見性』，這是正知正見。

【一日參禮。師問曰。汝從何來。欲問何事。】

就有一天他到曹溪來，來『參禮』六祖大師，到這裡來拜老師、來請教。這個「參禮」就是拜老師、來請教的。六祖大師就問他，你從哪裡來？你到我這個地方來想求什麼？智常禪師就說了：

【曰。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。蒙示見性成佛之義。未決狐疑。遠來投禮。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】

這是智常禪師答覆，就是回六祖的話。『學人』，這個名詞在佛教裡面是通指學道的人，就是正在這個地方修學的人，稱之為「學人」。這個學人拿今天的話來講，意思相當於學生。我們今天就在學過程當中稱學生，在佛法裡面稱學人，這個學人就是學生。而與我們今天社會上稱學人不一樣，這個意思不相同。今天社會上稱學人，那都是他的學問已經有相當造詣，已經得到所謂是博士學位之類的，為社會大眾所尊重的，我們稱之為學人，這個學人有學者的意思，就是專家學者的意思。而在佛法裡面稱學人是學生的意思，這一點我們不能夠誤會。

因為這個名詞在現代還是通稱，出家人常常講「我學人」如何如何，這個我學人就是我學生怎樣怎樣，是這麼一個意思，很謙虛、很客氣的稱呼。這是自稱，就是學生我最近到洪州白峰山去禮敬大通和尚。承蒙大通和尚指示我見性成佛的道理，就是這些道理與修學的方法。雖然大通和尚給我說了，可是我心裡還有疑惑，所以我老遠到曹溪來，洪州是在江西，我從江西到廣東曹溪寶林寺來禮拜和尚。

「和尚」，前面跟諸位說過，這是佛門裡面的稱呼。這個稱呼是從印度梵文稱呼裡面音譯過來的，它的意思就是老師，我們今天稱老師，印度在過去稱老師就稱和尚。這個老師跟我們關係非常密切，是真正傳道授業的老師我們才稱他作和尚，所以在中國翻成為親教師。好像在一個學校裡面，這個老師他上我的課，他是我的授

課老師，他是我的教導的老師，我們對他才有這樣一個尊敬的稱呼，稱他為和尚。如果他沒有教過我的書，不是我的授業的老師，我們學校老師很多，有幾百人，甚至有幾千人，他是我們學校老師，但是他沒上過我的課，我們對他就不稱為和尚了，我們通常稱法師，法師是通稱。或者我們尊敬一點，稱他為阿闍黎，阿闍黎翻成中文就是軌範師，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們的模範，我們可以依照他來學習。所以和尚是最親也是最尊重的稱呼，這個關係非常密切，是傳道授業的老師。所以這是非常的尊敬，到他這裡來請教，所以特地來『投禮』。『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』，就是請老師大慈大悲指教我，為我斷除疑惑。六祖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彼有何言句。汝試舉看。】

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，大通和尚跟你怎麼說，你講給我聽聽，就是這麼個意思。智常禪師就說了：

【曰。智常到彼。凡經三月。】

這是學生對老師最尊敬的稟白，自己稱自己的名。稱學人是客氣，稱自己的名是恭敬。說智常到那個地方，在那個地方住了三個月。住三個月都：

【未蒙示誨。】

大通和尚都沒有開導我，沒有教導我。

【一夕獨入丈室。請問。】

可是我自己為了求法心切，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就到了方丈室去向他求教，就請問。

【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。】

這是提出這一個問題，求和尚開示。

【大通乃曰。汝見虛空否。】

大通和尚就給他說了，他說，你見到虛空沒有？

【對曰。見。彼曰。汝見虛空有相貌否。】

我見，我見到虛空。你見到虛空有沒有相貌？他答覆說：

【虛空無形。有何相貌。】

哪有什麼相貌？

【彼曰。汝之本性。猶如虛空。】

大通和尚就說了，你的本性就像虛空一樣。

【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。是名正見。了無一物可知。是名真知。無有青黃長短。】

『青黃』是講色相，『長短』是說形相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離一切形色。

【但見本源清淨。】

『本源』就是指本性說的、本心說的，就是真心講的，就是清淨。

【覺觀圓明。即名見性成佛。亦名極樂世界。亦名如來知見。】

『覺觀』是般若智慧上講的。這就叫見性成佛，也叫做極樂世界，又叫做如來知見。這是大通禪師給他說了這些話。

【學人雖聞此說。猶未決了。乞和尚開示。】

我學生雖然聽大通和尚這一番開示，可是我還是有疑惑，還是沒有法子決斷，所以到此地來乞求和尚開示。六祖大師就說了。

【師曰。彼師所說。猶存知見。故令汝未了。】

他說你今天有疑惑不能夠決斷是對的。為什麼？大通禪師所說的這一番話，就是這一番的開示，的確還不是究竟，他裡面還存的有知見，你的疑惑是當然的。你既然來求我給你開示：

【吾今示汝一偈。】

這個也就是叫他仔細聽，我跟你來決疑。

【不見一法存無見。大似浮雲遮日面。】

這就是對於大通禪師所開示的幾句話做了一個評論。『不見一法』就是前面所講的「了無一物可見」，諸位想想，他這個話究竟不究竟？了無一物可見，那個心裡頭還有「無一物可見」。換句話說，他這個心還是不清淨，因為他這個心裡頭存了一個「無見」。我們想想六祖教人這個原理原則，這個大綱領所說的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現在他裡頭存了一個無見，這個心有染污，有一個無見染污了他的真心。所以底下這一句從比喻上說，大大的就好像浮雲把太陽遮蓋住了，使太陽的光明不能夠完全透露出來，這就是他心裡面有一個無見。

【不知一法守空知。】

這也是承前面大通和尚所說「無一物可知」，這就叫守了一個『空知』，這不是智慧現前，這是無明！開悟的人世出世間一切法沒有一法不明瞭，哪裡說不知一法？法法皆知，這是真知。如果說是一法都不知，這叫真知，這個錯誤了，這是無知，怎麼能叫真知？所以祖師底下一句這是比喻：

【還如太虛生閃電。】

太虛空本來無一物，縱然是石火電光，時間極其短暫，也是多事。為什麼？太空當中本無閃電。

【此之知見瞥然興。錯認何曾解方便。】

這真是錯會了佛祖之意。我們讀經，展開經文，總會想到開經偈所說的，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解如來真實義難！像大通禪師還是把如來的真實義錯會了，錯認了。所以『何曾解方便』，「解」是理解，沒有真正理解諸佛菩薩的方便法門。實在講，像大通和尚也很了不起了，還錯解了諸佛的方便法門。這是把過誤說出來，就是糾正智常禪師，也就是誘導他開悟。末後

這兩句直截了當的就給他指出來了。

【汝當一念自知非。】

這個『自知』兩個字就是開悟的訣竅，這個就是始覺。換句話說，一些修道的人他為什麼不開悟？就是他不「自知非」。這個意思我們在第一章「無相頌」裡面已經讀到過，我們也曾經細細的討論過這個問題。所以「自知非」這是開悟入門的一把鑰匙。我們看世間人，以至於修道的人，哪一個人不是很自負的，我一切皆是？不是之處都是別人，自以為是。這就是自己堵塞了自己的悟門。如果哪一天你要見到一切人皆是，自己處處都不是，你就有了門路可入了，這是真正覺悟了。

【自己靈光常顯現。】

『靈光』就是你自己本性裡面的般若智慧光明透出來了。這個意味非常的深長，我們在這個地方簡單說幾句。真正修道人一定要在自己起心動念之處提起覺照的功夫。心才動，動就是錯；心起念，念即是非。好了，我現在這個心在一切境界上不動、不起念，像木頭一樣、像石頭一樣，對不對？那也是錯了，那就是前面講了，六祖大師剛剛批評的話，不存一法，存了無見，錯誤的。「我一切境界都不去研究、也不去觀察，世出世間一切法一無所知」，你守住這個境界，心裡面好像是很清閒，那是內守悠閒，增長無明，那是錯。凡夫的心一天到晚增長邪見，不曉得自己是過錯；聲聞、緣覺內守悠閒，增長無明，不曉得自己是過錯。所以凡夫、小乘都不能見性。一旦曉得自己過錯了，改正自己的過錯，捨棄自己的過錯，正覺就現前，這就是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」。這才是究竟之談，這才是真實的開示。智常很聰明，一聽到六祖這一說：

【常聞偈已。心意豁然。】

這個『豁然』就是貫通了，就是開悟了，豁然大悟。他也呈了

八句頌，說出他自己悟入的境界。

【乃述偈曰。無端起知見。著相求菩提。】

這可以說是說盡了一切修行人的通病。『無端』就是找不到原因，沒有原因，無緣無故的在我們本來無一物的清淨心中起了無量無邊的知見。雖然在修道了，要求無上菩提，『著相求菩提』。心裡頭存了一個「無見」，守了一個「空知」，統統是著相。著相想求證果，無有是處。

【情存一念悟。寧越昔時迷。】

『情』是情見，換句話說，沒有離開心意識，是情見。想著要開悟，『寧越』，這個「寧」是一個問號，「越」是講超越，心裡常常有這麼個念頭想著，我這一開悟，我不就是超越了無量劫的迷惑顛倒了，我不就一下就超越了嗎？可是我們必須要曉得，以情不能夠破情、迷不能破迷、執不能破執，就是執著不能破執著，這是必然的道理。我們換句話說，要是依然以情執要想破情執、證菩提涅槃的話，就像經裡面所說的，「無有是處」，決定是錯誤的，決定是不可能的。這幾句話就是祖師所說的「一念自知非」，他自己曉得、覺悟了，知道自己的過錯了。

【自性覺源體。隨照枉遷流。】

前面這四句是知非，這兩句就是他自己的靈光現前，靈光顯現。『自性』是大覺的根源，是菩提的本體，這個是「自性」。他能夠說出這一句話，可見他是見性了。如果不見性，這一句話是說不出來的。下面這一句是講自性的運用。『隨照』，「隨」是隨緣，隨見照之，就是《般若經》裡面所講的依文字起觀照，那個依文就是隨著境界，隨緣覺照。『枉』是說勞而無功的意思，『遷流』是念念遷謝，也就是講無功用道。這是講諸佛如來、明心見性的法身大士，像《楞嚴》上所說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」，像



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，如諸大菩薩四攝法裡面「利行同事」，就是「隨照枉遷流」。迷的時候是「枉」，悟的時候叫什麼？悟的時候，這個隨照、遷流是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。從反面上說，也就把正面襯托出來了。文字說在一邊，意思是具足的。

【不入祖師室。茫然趣兩頭。】

他大徹大悟是入祖師之室，這個地方登堂入室。在祖師教學之下，沒有大徹大悟，沒明心見性的，這個是登堂；大徹大悟，這叫入室。這就是說，你要『不入祖師室』，換句話，從反面上說，他是入室了、他開悟了；「不入祖師室」，就沒有開悟的指望，還是『茫然趣兩頭』。這個「兩頭」就是前面所說，一個是存無見，一個是守空知。凡夫執著有，小乘執著空，空有兩頭。這是說出他開悟的境界。到這個地方這是一個段落，說出智常禪師開悟的因緣。下面這一段也是智常一段公案。

【智常一日問師曰。】

這是提出一個疑問，這是另外有這麼一天。

【佛說三乘法。又言最上乘。弟子未解。願為教授。】

這個疑問，或許是他自己確實有這個疑問，但是要從前面開悟的情形來說，他不應該有這個疑問。不應該有這個疑問，提出這個疑問來，這個問就是利樂有情問。為什麼？一直到今天，我們初學的同修們對這個問題，的確還是常常存在心中。我們也常常在報章、雜誌裡面看到佛學對這個問題的辯論。我們可以說，智常禪師也許是為了利樂有情，明知故問，求大師來給後世的眾生來決疑。唯有斷疑才能夠生信，這是大慈大悲。六祖大師就答覆他說：

【師曰。汝觀自本心。】

這個『觀』就是觀照。

【莫著外法相。】

三乘、最上乘都是法相。

【法無四乘。】

這個三乘加上最上乘就是四乘了。哪有四乘？實在上講，法沒有。四乘這個說法從哪裡來的？

【人心自有等差。見聞轉誦是小乘。】

小乘人只求自利，所謂是眼之所見、耳之所聞，看著經典讀誦，雖然讀誦，在讀誦這個修學過程當中，定是有了，可是義卻未解，義覺未明，這就是智慧沒開。所以小乘人在戒定慧三學裡面，他有戒、有定，他智慧不開。這個就是他用功不得法。如果用功要得法的話，這個定一得到就開智慧。這是用功不得法。

【悟法解義是中乘。】

對於如來所說的一切法門，他開悟了、他理解了，這個開悟不是大徹大悟，我們常講的有小悟、有大悟，他不是徹悟，這個叫『中乘』。這個「中乘」是指什麼？指那些權教菩薩，是解悟。大徹大悟是證悟。所以這一類是悟了，但是他還沒有去行，是中乘。

【依法修行是大乘。】

這些人不但是悟法解義，更進一步他能夠依教奉行，他去實踐，實踐的目的想證入，由解悟而證悟。他還沒有達到證的境界，而是邁向證悟這個途徑裡面去走的人，這個叫大乘。大乘人一旦要是到達了，大徹大悟了，他就叫做最上乘。

【萬法盡通。萬法俱備。】

這也是六祖在黃梅半夜開悟的時候所說的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、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一樣的意思。

【一切不染。離諸法相。】

前面兩句是即一切法，後面兩句是離一切相。

【一無所得。名最上乘。】

這個『一無所得』就是楞嚴會上佛所說的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《心經》裡面所講的「無智亦無得」。為什麼說無得？因為一切萬法都是你自性本來具足的，不是從外而得的，這叫最上乘。你要是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四乘原來是一乘，是一而四、四而一。一乘法裡頭因為眾生根性不相同，不得已而分為四個階層，實際上哪有四乘法？法只有一沒有四，為眾生根性不相同不得已勉強分為四，就是分為四個階段。

【乘是行義。】

是行動的意思，行走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在今天來講，是實踐的意思。

【不在口爭。】

這個爭論，實在是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就常見。時至今日，像佛預言裡頭所講的，末法時期鬥爭堅固。今天學道，我們所見所聞無不是爭執。他說他的對，說別人的不對；甲說甲是，乙說乙是，到底哪個是？諸位自己心裡面要明白，自己要有主宰，要不然的話，就被這些知見擾亂了自己的清淨心，那就是壞了自家的道行。所以這兩句話我們應該時時記住，我們要行道、要實踐，『不在口爭』。

【汝須自修。莫問吾也。一切時中。自性自如。】

這就是真修實踐。因為提出的問題，問題就是爭論。世間人常講「真理愈辯愈明」，那是世間法。真正講大道、至理，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你爭什麼？諸位想想，有爭有論必定動心、必定起念。你不動心、不起念，你爭個什麼？你拿什麼去爭？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這個時候就是自性自如。一切萬法明了通達，如如不動，這是心行處滅這個境界相。智常禪師接受大師教悔之後。

【常禮謝。執侍終師之世。】

他對於大師這個恩德非常的感激，侍奉老師一直到老師圓寂，就是老師在世一天，他就不離開老師一天，時時刻刻跟著老師，這是為老師的常隨弟子，這個也是非常的難得。下面我們再看第六位，志道禪師。

【僧志道。廣州南海人也。】

這個地方也就是現在的廣東省廣州這一帶。南海在當時是個縣名，距離現在的廣州很近，他是這個地方人，也算是六祖大師的同鄉了。

【請益曰。】

『請益』就是請教，向老師請教。

【學人自出家。】

就是學生自從出家以來。

【覽涅槃經十載有餘。未明大意。願和尚垂誨。師曰。汝何處未明。】

『覽』就是看、看經，看了十幾年了。諸位在此地都要注意到，我們雖然才見到六位善知識，可是已經見到一個問題，像無盡藏比丘尼、法達禪師、志道，他們都是專攻一部經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一部經都用十幾年的工夫，其目的在求根本智。這個意思前面跟諸位講過，就是讀誦功德有三種，我們在前面一次給諸位說得很清楚，這在佛法教學方法裡面，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。這些人都遵守這個方式，功夫純熟之後就有可能大徹大悟。這是你遇到了真善知識，他給你一點醒，迷關就斷掉了，一悟之後永不再迷。這是一個念《涅槃經》的人，也念了十幾年。《涅槃經》的分量與《四十華嚴》的分量差不多，《大涅槃經》有兩種譯本，一種是三十六卷，一種是四十卷。六祖大師就問他了，這個經典有這麼大的分量，你是哪個地方不明白？志道禪師就說了，經裡面有這麼幾句話

。

【曰。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。於此疑惑。】

這四句話在佛教裡頭是很有名的，古來祖師大德，無論是宗門教下，常常引用這四句話，而這四句話就是出在《大涅槃經》第十三卷，時時為祖師大德們所引用，可見得這四句話的重要性。經典裡的一個公案說，釋迦牟尼佛在行菩薩道的時候，為半偈而捨全身，這一個故事就是在這一段經文裡面。他為半偈而捨全身，這個偈子就是這四句，就是為了後面這兩句，不惜自己的生命求羅剎鬼王為他說出。這個公案在《涅槃經》裡面，如果諸位要知道的話，可以去參看《大涅槃經》第十三卷。祖師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汝作麼生疑。】

這四句話講得很清楚，你為什麼懷疑？志道禪師就說了，這個就是以凡夫的知見來看這四句偈。

【曰。一切眾生皆有二身。謂色身法身也。】

諸位要注意到這『二』字，他說一切眾生都有兩個身，一個是色身，一個是法身，他把這個色身跟法身分開了，他這個疑就是從這兒來的。

【色身無常。】

我們這個色身是肉身，肉身無常。

【有生有滅。】

就是有生有死。

【法身有常。】

『法身』，我們每個人都有「法身」，法身是真常，但是法身怎樣？

【無知無覺。】

肉身有知有覺，它是無常的；法身『無知無覺』，它是常的。

【經云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者。不審何身寂滅。何身受樂。若色身者。色身滅時。】。

他說我不曉得是哪一個身寂滅？哪一個身在受樂，在享受這個樂？這把他的疑惑之處說出來了。他說如果要是色身上，這肉身上，色身要是滅的時候。

【四大分散。全然是苦。苦不可言樂。】

這全是苦，哪裡來的樂？『不可言樂』。

【若法身寂滅。】

如果說法身，那『法身寂滅』，因為它無知，跟磚頭瓦塊沒有兩樣。

【即同草木瓦石。誰當受樂。】

法身，想想應該不會有什麼感受，不會有什麼樂受，這個「寂滅為樂」誰享樂？

【又法性是生滅之體。】

這從體用上講。

【五蘊是生滅之用。】

『五蘊』是講色身，講我們這個肉身，法身是體，色身是用，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【一體五用。】

一個體五個用。

【生滅是常。生則從體起用。】

這是從理論上講，肉身之生，五蘊之身之生，這是從法性之體裡頭起的作用，是講生。

【滅則攝用歸體。】

這些知見全都錯了，這個滅了就死了，死了又歸到法身。

【若聽更生。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。】

『若聽更生』就是，歸體了，死了之後又歸到法身、歸到法性了。假如說可能，或者我們容許這樣的說法的話，死了之後又投胎，又來了，又生了，這樣就是『有情之類』，就是這些動物，那就是不斷不滅了。為什麼？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生死死永遠輪迴不斷了。這是什麼？這個是邪見，就是佛法裡面講的常見，墮在常見裡頭去了。

【若不聽更生。】

這是如果說我們不許可、不容許這樣說的話，死了之後永遠不會再生了，所謂是人死如燈滅，一死就永遠完了，這就變成斷見了。

【則永歸寂滅。同於無情之物。】

這個志道禪師他這個見解是墮落在邪見，一個就是常見，一個就是斷見，這兩種知見是錯誤的。所以『同於無情之物』。

【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。尚不得生。何樂之有。】

他說，要是這樣的話，這一切諸法（這個涅槃就是不生不滅）而被這個定律所範圍住了。既然被這個定律所範圍住而不得超出，它不能夠再生，樂在哪裡，『何樂之有』？諸位想想，這的確是一個問題。這個問題，假如在佛法上要不真正用一點功，恐怕他提不出來，這經文糊裡糊塗就這麼念過去，在這一生的過程當中，就像古人所說的醉生夢死，空過了一生。這畢竟還是一個用功的人，他在這裡面生出這個疑問。這一個疑問要是不能夠斷除，實在是修行過程當中產生了很大很大的障礙，障礙了見性。我們看祖師如何來破他的疑惑，破他的執著。

【師曰。汝是釋子。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。】

這一句話就是呵斥他，你是佛門弟子，你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

，『釋子』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，接受大智大覺釋迦牟尼佛教誨之人，你怎麼去學外道？所謂外道是說心外求法者，就叫做外道，不限定是對於學佛教而說的。你就是不是學佛，你是在心性上用功夫的，那跟佛的教學沒有兩樣，這是正法。你是一個學佛的人，出了家的人，如果你依然是心外求法，你還是叫外道。由此可知，佛法的確沒有門戶之見，它是對事不對人的，沒有門庭的界限，是真正合理、合情、合法的這種教學，那今天來講是一種絕對民主自由的教學。所以這是責備他，不應該用外道斷常邪見而議論如來最上乘法，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過失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